

第一章

午夜時分，城市褪去了霓虹和喧囂，白天熱鬧的商業區此時異常寂靜，馬路兩旁店鋪鐵門拉下，只剩玻璃櫥窗裡幽暗的燈光亮著，益發顯得寂寥。

但路的那頭有一道人影由遠及近飛快奔來，幾乎是一眨眼就來到路燈下，明黃色的道袍在燈光照射下顯得格外搶眼。

猛地停住腳步，宋新武左右張望了下，仰起頭嗅了嗅，眉頭一皺，又跑了起來。他循著空氣裡殘留的氣味追了十幾分鐘，最後在一座正在施工的地下停車場門口停下。入口處放著「禁止進入」的告示牌，雖然裡面有微弱燈光，可景物模模糊糊的反而更顯陰森。

但宋新武不怕，他抬頭看了一眼天色，烏雲蔽月，半顆星都看不見。

今天晚上得「大開殺戒」了！深吸了口氣，他剛要邁步進去，想了想又把身上的道袍脫下來繫在腰上。沒有人看的時候就不用穿了，不然弄破了又是筆開銷。

一切準備就緒之後，他抬頭挺胸，順著下坡車道走了下去。

空曠的停車場裡，燈光昏暗，一輛車都沒有，四處堆著一些工程材料和油漆桶什麼的，空氣中瀰漫著一股濃濃的油漆味，宋新武皺起眉，放輕腳步小心翼翼地移動，眼觀四面耳聽八方，連呼吸都不敢太大力。

時間一分一秒地過去，他的影子隨他走到的位置忽長忽短，又忽然消失不見，這情景在此時顯得詭異得很。

宋新武走了快大半個停車場仍然沒有發現異樣，但他知道這樣更危險，在敵暗我明的時候，時間拉長對他並沒有好處，因為不知道對方什麼時候會突然冒出來給他致命一擊。

「非逼我出招！」咬了咬牙，他在牛仔褲口袋裡摸了幾下，最後掏出一張符，展平之後，符紙上用硃砂畫著……一隻小烏龜。

符是有效果的，應該說有效的不是符，而是用來畫小烏龜的硃砂，那裡面混了宋新武的血，「成本」很高，非必要他不輕易拿出來。

當然，一般的符上應該畫敕令什麼的，只是這麼多年來，他從沒記住過那些字是怎麼畫的。

「讓你現形……」將符穿在劍尖上，宋新武放緩呼吸，集中精神感覺著空氣中的波動……突然，他大喝了一聲，「看招！」

他把劍往空中一拋，劍在半空中旋轉著，他猛然一躍，朝劍柄用力一踢，劍直直地朝前飛去……

接著，一聲沙啞的嘶叫響起，一條身長近十公尺，像蛇一樣的東西從黑暗中慢慢顯現出來，身體足有碗口那麼粗，通體墨綠，皮膚看起來濕濕黏黏的，頭上長著像是犄角的東西，張嘴時兩排尖牙看著就頭皮發麻，而劍正好紮在那條蛇的尾巴上，把牠釘在地上。

「靠！」宋新武氣得罵了一聲。沒插準！

蛇掙扎扭動著，身體像是鞭子一樣甩來甩去，隨時都有掙脫的可能。

不能去把劍拔出來，宋新武急急忙忙地掏著口袋想找點別的能用的東西。

可惜的是，除了幾張皺巴巴畫著烏龜的符，還真沒掏出點有殺傷力的道具，而此時那條蛇終於還是擺脫了刺在尾巴上的劍，一聲嘶叫之後，牠拖著血淋淋的尾巴、張著血盆大口直朝宋新武而來。

這畫面實在驚悚，饒是身經百戰的宋新武也被嚇愣了，只來得及後退幾步，但那大蛇的速度太快，距離又太近，根本沒機會閃躲。

情急之下，他一咬牙，看準時機一躍而起朝大蛇腦袋狠狠踢了一腳，不過他很快就知道自己赤手空拳是擋不住這傢伙的，因為蛇看起來沒事，他自己的腳卻痛得要死。

落地之後，宋新武單腳往後跳了幾步，腳上的陣陣抽痛幾乎讓他懷疑骨頭是不是斷了，可還沒等他站穩，另一隻腳突然被什麼東西絆了一下，讓他猝不及防一屁股坐到地上。

他只來得及罵了聲三字經，就有股腥臭的氣味撲鼻而來，再抬頭只見碩大的蛇頭張著血盆大口向他竄了過來。

就在他考慮著用手還是用腿擋的瞬間，蛇突然停下了……

絕對是千鈞一髮，一身冷汗的宋新武瞪著不到五十公分遠的兩排尖牙，感覺蛇嘴裡的黏液噴到他臉上，幾秒之後，他緩緩抬起頭……

跟在後頭來的沈拓遼頂著一頭亂髮，下巴有剛冒出來的青髭，眯著眼一副沒睡醒的感覺，一手插在口袋裡，一手掐著蛇的脖子，五根指頭幾乎都要陷進肉裡。

「被咬到了嗎？」他看著宋新武問。

宋新武下意識抹了把臉，搖了搖頭，又看了一眼沈拓遼手上的東西，牠尖尖的獠牙在燈光下感覺白森森的，墨綠色的身體不停扭動著，且喉裡不斷發出嘶嘶聲，像是在做最後的掙扎。

剛才那麼凶悍，現在卻輕易被老大抓住了。

就在又粗又長的蛇尾巴要纏上沈拓遼的腰時，從頭到尾都異常平靜的他眉頭一皺，手上緩緩用力，青筋浮起，幾秒鐘後就聽到撲滋一聲，蛇頭和蛇身分了家。蛇頭掉在地上，蛇身在沈拓遼手裡抽搐著，但沒過多久也不動了，沈拓遼扔掉手上的肉塊，甩了甩手上的血，地上一片血肉模糊。

這麼凶殘……宋新武張著嘴，全身起了雞皮疙瘩，就算是他，也很少會造成這種血肉橫飛的狀況。

「你還要在地上坐多久？腿軟了嗎？」沈拓遼問，用腳尖踢了踢蛇頭。

宋新武愣愣地看了看他。他倒不是怕這血腥的場面，只是被老大的強悍嚇了一跳，差點被蛇吞了也的確讓他有點腿軟……回過神之後，他啊了一聲，急忙解開腰上的道袍，翻來覆去檢查了一遍。

「還好還好，沒弄壞。」只沾上點血而已。鬆了口氣，他把道袍一甩搭在肩上，朝沈拓遼豎起大拇指，由衷地讚嘆一句，「老大，你太他媽的猛了！」

沈拓遼沒理他，低頭看著地上的蛇若有所思。此時空氣裡瀰漫著血腥味和一股惡臭，氣氛一時間有點詭異。

宋新武站起來走到他身旁說：「你能不能別這麼正經，我不習慣啊。」

沈拓遼瞥了他一眼，「那你覺得我們現在應該抱在一起哭還是笑？」

「笑吧，都活著哭什麼啊？」恢復平時的幽默，他邊說邊蹲下去研究大蛇的身體，

「話說這到底是什麼東西？從來沒見過啊，不像蛇精，氣味也不太對……」

沈拓遼靜靜地看著他翻弄身首異處的墨綠色大蛇。如果他記得沒錯，這種東西只有一個地方才有。至於為什麼會出現在這裡……

「難道是變異品種？」宋新武還在自言自語。

「交給你處理了。」指了指地上血肉模糊的一團，沈拓遼突然說，轉身走之前又囑咐道：「別嚇著人，一點渣渣也別留下。」

宋新武蛤了一聲，「這還要怎麼處理？直接扔了不行嗎？」

「扔之前最好先剝一下，或者……」沈拓遼回過頭對他挑挑眉，「你拿回去煮了吃掉也行。」

「靠！直接是塊肉也就算了，可看過牠的本來面目怎麼吃得下去？」宋新武一臉的厭惡。就算這東西真的能吃，現在剝成肉餡包餃子都嚥不下去。

這種死裡逃生的夜晚，對宋新武來說是家常便飯，只是今天有沈拓遼幫忙而已。

這些可怕的「異形生物」是宋新武工作上長期接觸的對象。

在這個世界上，總有一些東西是普通人想不到和看不到的，偏偏宋新武不屬於普通人。

地點偏僻的老舊大樓的十二樓，有一間叫「獵人」的事務所，這就是宋新武工作的地方。

雖然叫獵人，名字好像有點特別，但說白了就是個什麼工作都接的地方。

老大沈拓遼是個甩手掌櫃，平時的工作就是看報紙和算帳，其他能力暫時成謎，但在宋新武看來，單手捏死一隻怪物已經很了不起了。

其他成員也各有所長，能通靈的周納和會算命的仲夜，一個可愛一個帥氣。但如今兩人都已有了另一半，並且都是貨真價實的男人。

宋新武對男人和男人在一起倒是沒什麼偏見，只是覺得戀愛總會讓人盲目，更嚴重的就是讓人不務正業！那兩個人目前處於半退休狀態，有時回來上班也是玩票性質居多，導致近期「獵人」裡只剩他和老大兩個人大眼瞪小眼，而且收入少了一大半！

沈拓遼對此仍是一派淡定，照樣看報紙算帳，雖然宋新武不知道就那點收入還有什麼好算的。

他不只一次提議找個新人來，雖然像他們這樣的「異類」不太好找，但也不是沒有。可老大總是微微一笑，回他一句「一切順其自然就好」。

順其自然……再順其自然下去，他們可能連這間破房子的房租都交不出來！

對於「獵人」的沒落，宋新武很心痛，但也沒有什麼好辦法，只好就像老大說的走一步算一步，可是，這種消極怠工的狀態不能繼續，他於是每天一大清早就在「獵人」展開屬於他自己的晨練。

不算寬敞的客廳裡，宋新武一手執劍直挺挺地站在沙發後，閉著眼嘴裡含糊不清

地唸了一陣之後，陡然睜開眼，氣壯山河地吼了一聲，「呔！」

不處遠的沈拓遼被嚇得手一哆嗦，滾燙的茶水灑了一桌，還濺了幾滴到身上。喊完之後，宋新武在原地一個後空翻，拿著桃木劍「嗖嗖嗖」挽了十幾個劍花，再跳起來一個迴旋踢，之後坐到地上劈了個一字馬，停了不到三秒又站直躍過沙發，又是跳又是轉地舞劍舞了十幾個回合。

一套動作下來，弄得沈拓遼眼花撩亂，端著杯子幾次想喝茶都被耳邊掠過的風聲弄得下不了口，杯子拿起又放下，最後額頭上青筋都要迸出來了。

「天靈靈地靈靈！」宋新武邊舞劍邊嘀咕著，到後面完全聽不清楚是什麼，說完又是一記後空翻，舉著劍對著空中一通揮舞。

沈拓遼已經放棄了，放下茶杯，半眯起眼，無奈而又麻木地看著在屋裡上竄下跳的人。最近這段時間新武就跟打了興奮劑一樣，敬業而且還自主練習。作為社長本應該高興員工這麼努力，可新武這樣子實在反常，弄得他有點心驚膽顫。

宋新武的劍正要精彩的地方，門突然開了，進來的是好幾天未出現的仲夜，一身光鮮亮麗的服裝，面帶微笑，就算宋新武舉著劍從他面前揮過也面不改色，劍身呼嘯而過帶起一陣風，他也只是上身往後躲了一下，之後他靠在門邊，微笑看著宋新武不斷變換劍招，直到對方收招停下，才笑著問了一句，「你這是捉妖的招數還是練武啊？」

舒了口氣，宋新武轉過身，一本正經地回答，「練捉妖的順便練武。」

宋新武是個捉妖的，平時也做著類似道士的工作，卻不屬於任何一個宗派，看起來也不像個道士。

「最近進步挺多，不從電視上學劍法改自創了？」

以前宋新武的一招一式都是從電視裡學的，這方面他算是有點天賦，半模仿半研究倒也學得有模有樣，雖然被沈拓遼評價為「花稍有餘實用性不足」，不過，他就是耍人倒也不在意，各大流派的劍法很快被他學了個遍，只是真正打起來時沒一招派得上用場。

被仲夜調侃，宋新武也不在意，抹了把汗笑著說：「再練一陣子，我就能創出集各家所長而成的劍法了。」

仲夜點頭，「我很期待。」

「話說好長一段時間沒見到你了，今天哪陣風把你颳來？」

「很久嗎？」仲夜望了一眼天花板，「一星期而已吧。」

「一星期已經很久了。」宋新武看著他嘆了口氣，「你有多久沒去安慰那些貴婦名媛了？不務正業啊？」

「我今天不是回來重操舊業了嗎？」仲夜咧開嘴笑了笑，側頭對沈拓遼眨了一下眼。

仲夜以前生活習慣不好，作息時間像吸血鬼一樣，一張臉蒼白得可以。如今皮膚卻光滑水嫩，陽光下一看都要白裡透紅了。

嘖，看來戀愛不只會讓人盲目。宋新武在心裡嘆了口氣。說起來仲夜的情人身份特殊，也不是什麼老實人，從頭到腳散發一股遊戲人間的味，雖然仲夜平時看

起來也是那個調調，但兩人明顯是一真一假，不過最後倒互補成功了。
一大清早就這麼賣力的鍛鍊，身體再好也有點累，宋新武放下劍倒到沙發上，躺成大字形。

那邊沈拓遼嘆了口氣。終於能喝到熱茶，他以為今天這茶不涼就喝不到呢。

「我說，你非得每次都用這一套嗎？」仲夜坐到宋新武對面問：「這麼久了就沒人覺得奇怪？你工作的時候也用不著啊。」別人也許不清楚，但他們「獵人」的成員都知道新武這劍耍得再好看也只是個花架子。

「我不在客人面前表演這麼一套，誰相信我能降妖除魔？而且做法事的時候，我總不能拿著劍在原地轉圈吧？」宋新武拉起衣襬擦著汗，「這麼比劃下來，就算沒用，好歹看起來也像一回事，就算人家不信，看我又跳又跑的，人家也會覺得不給點錢過意不去吧？」

沈拓遼和仲夜同時想到「賣藝」，但很有默契地保持沉默，仲夜問：「你一次也沒被人當騙子神棍？」

宋新武瞪了他一眼，「我這叫……沒有功勞也有苦勞！」

就算他是個神棍，這樣上竄下跳的也夠敬業了吧？

「我覺得你不如直接開個班教耍劍。」沈拓遼終於發話。

「耍賤？」仲夜悶笑。

「去去去！」宋新武坐起來，趕蒼蠅似的揮揮手，「少拿我尋開心。最近生意少了不少，有時間開我玩笑不如想想辦法吧。」

仲夜扭頭看老大，「怎麼，要倒閉了？」語氣輕鬆沒有半點擔憂，他是從來不缺錢的。

沈拓遼聳肩，但笑不語，一改往日鐵公雞的形象。

這時宋新武站起來往廁所走，邊走邊嘀咕著，「都他媽的電視劇裡瞎編，好像不開壇作法就不能降妖捉怪……」

仲夜莞爾，再一抬頭，沈拓遼站起來端著茶杯慢吞吞地朝他走了過來。

一大清早沈拓遼穿得很隨意，上身白色短袖汗衫下身是五分花短褲，露在外面的帶子打成了個蝴蝶結，和他腳上那雙人字拖倒是相配。

仲夜上下打量一下這位有一段時間沒見的男人，揚起眉說：「怎麼感覺你越來越像大叔了？」

「沒辦法，四十歲遲早都是要來的。」沈拓遼聳了聳肩，滿不在乎地說。

「嗯？」仲夜一手撐著下巴，似笑非笑地看著他，「你真的只有四十歲？」

「……至少我的心靈永遠是四十歲。」

雖然「獵人」的收入低到連宋新武都有危機感的地步，但有句話叫「天無絕人之路」，宋新武終於接了份工作。

這工作用他的話來說就是樁大生意，為一家知名大公司做法事，對方說是因為新的辦公大樓風水不是很好。雖然宋新武想說風水不好最直接的辦法就是搬走，但人家沒問他這個，他也不是風水先生，所以只要盡本分就可以了。

按照約定的時間，宋新武肩斜背著一個半舊的帆布包，背上背著用黃綢包起來的桃木劍，一路很是引人注目地來到精華地段一棟大樓門口。

位在寸土寸金的地段，自然建築物也要跟地價相襯，站在樓下抬頭望去，玻璃牆面的大樓高聳入雲，反射著陽光讓人一陣眼花，身邊許多穿著西裝套裝的男女匆匆走過，充分詮釋了「時間就是金錢」的概念。

宋新武吹了聲口哨，對這繁忙的節奏不以為然，從容不迫地進了大樓，和一群上班族擠在電梯裡，他的樣子、氣質很是格格不入。

到了目的地，是一家據說很有名的室內設計公司，佔據了整層樓的一半，如此的財大氣粗，看來這次穩賺不賠。宋新武暗自高興，走到櫃檯朝接待小姐一笑。

宋新武雖然平時吊兒郎當的，但樣貌還是不錯的，笑容也是很有親和力。

「獵人」裡頭，年紀最小的周納笑起來最成熟，總有股憂鬱氣息；仲夜長得好看，笑起來風流味十足，怎麼看都像在勾引人；沈拓遼嘴角一揚，笑得高深莫測；唯有宋新武一咧嘴，又憨厚又耿直。

沈拓遼評價為，一看就是個沒心眼的人。

所以，儘管打扮得像個搬家公司的，接待小姐還是笑容滿面地問他有什麼事？

宋新武繼續笑，「我姓宋，是和你們的副總經理約好的。」

經過確認之後，接待小姐領他到會客室，空間挺寬敞的，除了沙發茶几外還擺了很多植物。宋新武環顧四周一下，發現牆上掛著一面鏡子，巴掌大小，單看其精緻的樣子就不是凡品。

他正要過去仔細看看，門突然開了，進來的男人看起來五十多歲，慈眉善目，感覺倒是和藹。

「是……宋大師？」看到他，男人有一瞬間的驚訝。

宋新武點頭，「正是在下。」為了配合身分，說話也得文謔謔的。

顯然對方沒想到「宋大師」會這麼年輕，他會找宋新武也是聽人介紹，也聽說過這位大師年紀不大，但見到本人還是有些意外。

「大師真是年輕啊。」副總經理上下打量他一下，眼神中的懷疑讓誇獎聽起來更像是客套話。

宋新武倒是不在乎，一抬手，老神在在的說：「我們這一行，能力跟年紀大小無關。」

「是是。」副總經理笑著點頭，「大師年輕有為啊。」

秉持著「有真本事的從來不會廢話」的信念，宋新武也不多跟他寒暄，茶水沒多喝一口直接進入正題，「差不多可以開始了吧？錯過時辰就不好了。」

「當然！」副總經理點頭，「馬上可以開始。」

「我要你們先準備的東西都準備好了嗎？」他拿下背上的桃木劍問。

「都準備好了，不知大師要放哪裡？」

宋新武點頭，然後抬頭看向門外，「當然是大門口了。」

這位副總經理一看就是個頗信此道的人，指揮著幾個人在公司門口搭好法壇，擺好香燭素果，黃表紙整齊地放在一旁，總之宋新武來之前吩咐要準備的東西是一

樣不少。

公司員工都要工作，陪著出來的除了副總經理還有幾名主管，再加上接待小姐，一群人又好奇又興致勃勃地看著。

宋新武繞著法壇檢查了一遍之後，從包包裡拿出道袍，往空中一甩，手一伸、一轉身便穿在身上，和花稍的劍法一樣，這招也是他練了挺久的。

點著蠟燭，點上了香，一切準備就緒，宋新武拿著劍豎在面前，閉著眼屏氣凝神，半晌之後，老規矩先氣壯山河地「呔」了一聲，正式開始了……

第二章

拎著公事包，岳空陽低著頭，一邊講電話一邊從電梯裡走出來，說了幾句之後結束通話一抬頭，第一眼看到的景象還以為自己走錯了。

往常安靜整潔的公司大門口此時稍顯擁擠，門口正中央擺著法壇，周圍黃紙撒了一地，空氣中瀰漫著一股香燭和燒焦的紙屑味，還有一個人拿著木劍圍著法壇又是旋轉又是飛踢，劍被他揮舞得嗖嗖直響，一招一式看著挺像那麼回事，卻又讓人有種說不出的彆扭……

幾個公司的主管在旁邊站成一排，眼睛眨也不眨地看著。

岳空陽愕然。從哪裡冒出來個雜耍的？

再看那人一身道袍，手裡一把桃木劍，跟電影裡的道士一模一樣，他當下反應過來是有人在做法事。

關於請人來作法這件事，岳空陽是知道的。他是這間公司的管理者兼股東之一，另一位股東只出資但不在這裡工作，所以他就算是唯一的老闆了，通常跟公司有關的大事小事都會向他請示一下。

副總經理是當初公司成立時就加入的元老級員工，在岳空陽眼裡，副總經理工作能力讓人滿意，唯一的「缺點」就是太過迷信。公司裡一年到頭燒香拜拜不說，搬到新辦公大樓不過一個多月，副總經理就不只一次向他提過關於風水的問題，說要請人做場法事比較好。

他對這些事沒有副總經理那麼相信，但也不排斥，只是現在騙人的神棍越來越多，如果不小心上當受騙，花錢事小，關鍵是影響心情，所以他一直沒給出個確切的答案。

直到前兩天副總經理又提一下，他那幾天正是最忙的時候，也沒多想就點頭了。哪知道今天就上演了這麼一齣，讓他有點措手不及。

站在原地，岳空陽看著在那裡跑來跑去的男人，眉毛都快打結了。

不知道是不是宋新武劍耍得太精彩，旁邊一群人都看得有點出神，沒一個發現老闆來了。

生氣歸生氣，岳空陽也沒馬上出聲，而是趁此時仔細打量一下宋新武，覺得這個法師跟他印象中的不太一樣，不僅僅是年輕了一點，長得也……反正長得不像法師，而且道袍下面穿的是牛仔褲和運動鞋，看起來就有點不倫不類，更別提那像雜耍的劍法。

他不得不懷疑眼前的男人就是所謂的神棍。

這時宋新武用劍挑起一張符，另一隻手抄起法壇上的酒杯喝了一口酒，噗的一聲噴到符上，然後符紙在燭火上一擦，引著火之後，他閉上眼唸唸有詞一陣，再舉起劍在空中一揮，燃燒的符紙在空中飄散出一串火星。

等符徹底燒完，宋新武把劍背到身後，露出一抹大功告成的笑容。

「行了。」轉過身，他朝眾人一點頭。

每個人似乎都鬆了一口氣，工作的雖然是宋新武，但他們看得眼花撩亂的好像也不怎麼輕鬆。

這時終於有人發現自家老闆，驚訝地叫了一聲，「總經理。」

岳空陽在公司掛著總經理職稱，平常不讓人叫他老闆。

岳空陽沒移動，副總經理和另幾人走到他的面前，問：「您什麼時候回來的？」

「剛剛。」說完，他又看了一眼那邊的宋新武，對方正在脫道袍，小心翼翼的樣子有點滑稽，惹得接待小姐捂著嘴笑。

皺了皺眉，岳空陽冷冷地問副總經理，「你從哪裡找來這種雜技演員的？」

「這個……」副總經理搓著手，「他是朋友介紹的大師，據說很靈。」

「大師？」岳空陽覺得好笑。這場法事有沒有效他是不知道，但是那人劍耍得倒是挺像一回事，如果不是在這裡而是在大街上表演的話，他是願意掏錢出來給他的。

「他這樣拿著劍跳來跳去就算完事了？」

副總經理和其他人忍不住擦汗，「他已經跳了一個多小時。」

這方面宋新武還是「敬業」的，在時間上絕不偷工減料。

宋新武把脫下的道袍摺好之後收進帆布包裡，抬頭看到岳空陽對圍著自己的眾人訓話，覺得有意思，就在這時，岳空陽突然也抬頭朝他看了過來。

兩人視線對個正著，宋新武眉毛一挑，幾乎目不轉睛地看了岳空陽一會，然後走到他面前，細細打量起來。

見宋新武過來了，副總經理為兩人做介紹，一個是老闆，一個是法師。

宋新武沒接話，只是繼續盯著岳空陽看，眼神再熱情點的話，差不多就像一見鍾情了。

岳空陽則皺了皺眉，本來對方突然走過來就讓他意外，現在被這樣盯著，他更是有點不自在，但也沒有閃避，反而面無表情地和宋新武對視，不過眼神裡滿是懷疑和不屑。

兩人光看著對方不說話，氣氛著實詭異了點，副總經理剛要出來打圓場，宋新武就搶先一步對岳空陽說：「這位先生，我看你印堂發黑，嘴角生紋，想必近日會有不好的事。」

眾人一愣，下意識一起看向岳空陽，但除了儀表堂堂還真看不出宋新武說的那些。岳空陽也愣了一下，隨即在心裡嘲諷地冷笑。

看吧，連騙人的臺詞都一樣。他益發肯定眼前的男人是個裝神弄鬼的騙子。

宋新武的話的確是騙人的，他看不出來別人印堂發黑，也不懂什麼嘴角生紋，這兩句話是從仲夜那裡學的，但這個男人會有麻煩是真的，他知道岳空陽曾經或者

是現在被什麼東西纏上了，不是他能看到魂魄，而是味道。

他聞到對方身上有一股特殊的味道，當然他肯定那不是男士香水味。

可他並不能直接這麼說，靠味道來判斷，聽起來不但不可靠而且還有點變態，所以只能按常規的說法。

「要是信得過我，我可以幫你算一算，」他咧開嘴笑了，抬手比了個代表錢的手勢，「還打個折給你。」

但很顯然對方對他所謂的折扣並不感興趣。岳空陽看著宋新武，雖然沒說話，但一開始就把厭惡的情緒表現得很明顯，宋新武也不是沒感覺，但他臉皮厚，這點小挫折對他來說根本不算什麼，他也不是第一次被人懷疑了。

他又問了一遍，「怎麼樣？」

終究是受過良好教育的，當著這麼多人的面，岳空陽也不好說什麼難聽的，只是移開目光，冷漠地說了聲，「不必了。」

他轉過身用眼神示意副總經理趕快把人打發走，自己頭也不回地往公司裡移動。沒做成這筆生意，宋新武也沒多難過，反正只是碰巧發現，順帶一提而已，不過，如果就這樣放著不管的話……

想了想，他在心裡感嘆自己的善良，同時加快腳步走到岳空陽身後，在他背上拍了一下，有點用力。

岳空陽被拍得一個踉蹌差點跌倒，一回頭看到是宋新武，他明顯不高興地皺起眉，「還有什麼事？」語氣已經是差得不能再差。

宋新武沒說話，又盯著他看，這次眼神卻十分銳利，盯得岳空陽有點心裡發毛。幾秒之後，宋新武一臉無奈地說：「大家都是男人，有些事我也懂的。」

岳空陽茫然了，「什麼？」

「色字頭上一把刀，總之，要好自為之啊。」

他這話說得有點含糊不清，但怎麼想都不是好話，岳空陽瞪了他一眼，扔下一句「不知所謂」，憤憤地轉身進了公司。

宋新武也不在意，走之前，他和副總經理又說了幾句，告訴對方如果不懂的話別隨便放法器，他剛才看了一圈，這間公司裡鏡啊鈴啊各種法器不少，可這種東西不會擺的話，力量就可能相互衝撞，不僅起不了作用，反而得不償失。

宋新武交代完之後，副總經理道了謝，同時把酬勞給了他，厚實的紅包拿在手裡，宋新武心情好得難以言喻。

把紅包收進口袋，他背上包包，拿著劍回頭對接待小姐笑了一下，又突然往公司裡看了一眼，然後揚起嘴角，高深莫測地笑了笑才大步離去。

宋新武的心情好了，岳空陽的心情卻不怎麼好，他一整天陰沉著臉，自己也不知道為什麼那個神棍的一句話會給他造成這麼大的影響。

強迫自己集中精神看完需要處理的文件，簽上名之後，他放到一邊，這時放在桌上的手機震動了幾下，他拿起來一看是封簡訊，發信人是前些日子剛認識的一個女人。對方很含蓄地約他晚上去看電影，如果可以的話順便一起吃晚餐。

岳空陽看著手機揚起嘴角。完美的約會流程，而且是由美麗的女士提出來的，一般男人都不會拒絕。

寫好答應邀約的簡訊，等到一個正好的時間發送出去，男人與女人之間的曖昧距離是門深奧的學問，簡訊回覆的速度也是如此，在男女關係這方面，他掌握得異常熟練。

即將到來的約會讓他心情好了不少，他已經可以肯定自己會有個愉快的夜晚。

下班之後，岳空陽開車來到約定的地點，由侍者帶位入座，對方提早到了已經在等他，優雅浪漫的法國餐廳裡，穿著紅色細肩帶小洋裝的女人異常吸引別人的目光，看到他來了，她揚起嘴角嫵媚一笑。

女人是岳空陽在一場酒會上認識的，美豔又妖嬈，特別是一雙長腿最為性感，是他喜好的類型之一，只是初次見面還是要保持紳士風度，當時兩人只是禮貌地互相留了電話。

打了招呼，岳空陽為自己的遲到向女人致歉，誠懇的模樣任誰都不會追究，接下來便是一場愉快的晚餐，除了談論生活、興趣，帶著暗示的眼神可以說是更好的調味料。

吃完了飯，高級紅酒的香氣還在口腔內尚未散去，兩人就一起到了電影院，岳空陽對看電影這種事並不感興趣，只不過漆黑的電影院是培養氣氛的好地方。

找到位子坐下之後，他聞到女人身上的香味，是一種難得聞到的甜膩香氣，是十分誘惑男人的味道。

然而電影開始沒多久，女人就把白嫩的手放到岳空陽的大腿上，若有似無的撫摸很快挑起男人的慾火，到後來女人甚至拉開岳空陽長褲的拉鍊把手伸進去，在他敏感的部位放肆地愛撫著，大膽得完全不同於初次見面時。

但岳空陽喜歡女人的積極，並且像是較技一樣回敬她，結果電影開場不到半小時，兩人就在黑暗中退場了。

岳空陽絕對算是高收入的精英人士，私生活雖然算不上糜爛，但也不是那麼循規蹈矩的，夜生活如果只有酒和電視對他來說未免太不真實，和第二次見面的女人上床也不是什麼難以接受的事。

兩人出了電影院之後，心急地找了間汽車旅館開了間房，進門之後，岳空陽就抱住女人，女人柔軟的身體帶著香氣，四肢幾乎是同時纏上他，只是當她紅潤的嘴唇湊上來時，岳空陽突然想起宋新武的那句「色字頭上一把刀」，不禁皺了皺眉，有一瞬間的猶豫。

但眼下情況已容不得他多想，糾纏中女人洋裝的肩帶滑落，衣服鬆垮垮地掛在身上，昏暗燈光下雪白的皮膚有著瑩潤光澤，勾得人慾火狂燒。

「寶貝，妳真性感……」他低聲讚美，低頭在女人裸露的肩上印下一吻。

女人一陣輕笑，下一秒卻一把將他推倒在床上，力氣大得讓岳空陽皺了皺眉，然後她也上了床，騎在他腰上，雙手有點粗暴地扯開他的襯衫，急切地低頭舔舐男人赤裸的胸口。

岳空陽對現在的狀況有點茫然，他並不討厭在床上主動的女人，但是眼前這個未

免……未免太熱情了吧？

從進房間到此刻僅僅幾分鐘，女人就已經推倒他，把他整片胸口舔了個遍，雖然感到古怪，但岳空陽抬起頭，看到她舔著嘴唇眯起眼像是在回味什麼，下腹一陣騷動，不禁向上挺一下腰，揚起嘴角說：「只舔胸口就滿足了嗎？」

女人低頭，魅惑地看了他一眼，身體往後退了一點，雙手毫不猶豫地解開他的腰帶，拉開拉鍊，隔著內褲舔弄著那逐漸興奮的性器。

這對任何男人來說都是難以抗拒的，岳空陽舒服地吁了口氣，等著女人繼續。

女人的樣子著實很飢渴，當岳空陽發出享受的喘息時，她爬到他身上，低下頭，近乎貪婪地嗅著他身上的味道。

這時岳空陽一翻身將她壓到床上，轉為主動，女人的手由上而下，緩緩地摸到他背上，這時她卻像是被燙了一下，突然尖叫一聲，一把推開他飛快逃下床。

「怎麼了？」岳空陽嚇了一跳，從床上坐起來，卻看到女人以一種奇怪的姿勢蹲在地上瞪著他。

之所以說奇怪，是因為她雙腿有點不自然地扭曲著，雙手合攏撐在地上，但更奇怪的是女人的臉，原本漂亮的臉此時五官像是在漸漸扭曲一樣，不算明顯，卻讓岳空陽想到整形的後遺症，他甚至覺得等會那張臉就會變得更畸形……

果然，對方並沒讓他失望，女人死死地盯著他，像是在等待時機的野獸一樣，突然張開嘴，露出一嘴的尖牙。

岳空陽倒抽一口冷氣，懷疑自己在作夢，打死他也不會相信那是人類會有的牙齒。岳空陽覺得自己該大聲呼救，但眼前的情況讓他有點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，直到女人像是猛獸一樣撲過來，他反射性的往旁邊一閃，在地上滾了一圈，總算是躲了過去，等他狼狽地爬起來之後，他終於相信自己不是在作夢。

但他還沒決定接下來要怎麼做的時候，女人齙牙咧嘴地又向他撲來，就算對方看起來是個女人，岳空陽也沒把握能制伏她，他下意識轉身要跑，感覺耳邊一陣風颳過，那瞬間他甚至感覺到長長的指甲刺到他背上，然而下一秒一聲刺耳的尖叫響起，讓人背脊發寒。

等了半天沒有意料中的疼痛，周圍也突然安靜下來，岳空陽緩緩轉身，動動手動動腳、摸摸頭、摸摸背，確定自己沒死也沒受重傷，這才重重喘了口氣，隨即又小心翼翼地抬起頭梭巡一遍四下，房裡已不見女人的身影，安靜得彷彿什麼都沒發生過，唯有落在地上一件紅色的小洋裝依舊刺眼……

徹底鬆了口氣，他整個人癱軟下來，躺在地上一動不動。

剛才發生的一切太不真實，岳空陽腦袋此時仍舊混沌，除了因為驚嚇而顫抖的身體之外，不過經過幾分鐘，他卻連那女人的樣子都記不太清楚，眼前卻漸漸浮現出另一張臉，男人咧著嘴抬起手比劃著說—

「你最近可能會有不好的事情……」

「我可以幫你算一算，還打個折給你……」

一夜混亂，岳空陽不太記得自己是怎麼回到家的，第二天一早頂著黑眼圈要去上班。

本來打算在家休息，但躺在床上一點睡意都沒有，睡不著就會胡思亂想，想了之後又會頭疼，還不如找點事做。

覺得今天的精神狀態不適合開車，於是岳空陽難得地去搭捷運，從捷運站裡出來之後，還要走一段路才到公司，上午的太陽熱得過分，曬得他有點頭暈目眩，他覺得自己像是很久沒見到陽光的病人一樣，簡直糟糕透了。

他活到現在從來沒有這麼狼狽的時候，誰都無法接受自己的夜晚從「色情片」一下子變成「恐怖片」，他怎麼也想不到自己會碰到這種事。

揉了揉隱隱作痛的額際，岳空陽皺著眉緩緩穿過馬路，走著，前方一道有點熟悉的身影讓他下意識停了下來。

宋新武今天沒穿道袍也沒帶劍，站在街上就是個普通人，正在研究餐廳外面的宣傳廣告。

好像是察覺到有人在看他，宋新武別過頭，幾乎一眼就看到不遠處的岳空陽，然後笑了。

說實話，即便一臉疲憊、精神萎靡，岳空陽仍是一副精英的模樣，合身的手工西裝和深色系領帶，一手拎著高級公事包，另一隻手插在褲子口袋裡，從頭到腳，連走路的姿勢都異常帥氣瀟灑。

但在宋新武眼裡，今天的岳空陽是真的「印堂發黑」了。

他也不想幸災樂禍，可一想到之前對方打從心底看不起他這「神棍」，轉眼就成這副模樣，實在忍不住。

宋新武的笑讓岳空陽覺得好像什麼都被看光了一樣，當下感覺頭更疼了，考慮著要不要轉身離開，宋新武已經走到他面前，表情倒是正經了不少。

再次見面，氣氛好像比上次還要緊張。說起來，兩人說是認識都有點勉強，所以岳空陽看著眼前的人不知如何開口，宋新武也沒說話，只是突然湊近他，在他身上聞了聞，然後嘿嘿笑了起來。

岳空陽被他弄得不自在，也不明白這男人怎麼老是看著他笑，不悅地皺起眉問：「你笑什麼？」

宋新武嘆了口氣，「我都說了色字頭上一把刀，你還敢……」他沒說下去，仍舊是一臉了然的笑。

岳空陽心中一悸，第一反應是他知道了？但他原本是不相信也鄙視宋新武的，也不打算就此信了他，於是仍舊冷著臉說：「你胡說八道什麼？」

「行了大哥，別裝了。」宋新武憋著笑，一邊搖頭一邊正經八百的說：「這次讓你僥倖逃過，下次就沒這麼好運了。」

他的語氣表情都太鎮定嚴謹，岳空陽突然有種被捉到小辮子的錯覺。他盯著宋新武想從對方臉上看出點心虛，但宋新武一臉坦然，甚至好像還有幾分同情。

猶豫一會，岳空陽試探著問：「昨晚的事你知道了？」

看他現在這副樣子，宋新武就知道昨天晚上他不好過，於是像安慰朋友一樣伸手拍了兩下岳空陽的背，「昨天我就看出你會有麻煩，除了提醒你別近女色，也順便在你背上印了個符，看樣子幫你逃過一劫。」他一向喜歡放長線釣大魚，先給

點「魚餌」是必要的。

岳空陽一愣，下意識摸了一下自己肩膀後面，又回憶一下昨晚發生的事，和宋新武的話結合在一起倒也沒有不合理的地方，可又覺得有什麼不對勁，想一想，他皺起眉看著宋新武。

「你早知道會出什麼事卻不告訴我？」

宋新武笑嘻嘻地反問：「我告訴你，你信嗎？」雖然他的確是故意不說的。

岳空陽不說話了。的確，他一直認為這男人是個神棍，要不是親身經歷過，無論他說什麼，自己也不會相信的。

宋新武咳了一聲清了清嗓子，說：「你我也算有緣，我就告訴你吧，我看你身上邪氣未淨，想必昨晚的事只是個開始，要想平安度過這一劫，我可以助你一臂之力。當然……」

岳空陽皺眉。

宋新武微笑著抬起手比劃一下，「可以打折。」

如果昨天晚上沒發生那樣的事，岳空陽絕對只當他又是來騙人的，但今時不同往日，他一臉懷疑地看著宋新武問：「你不是專門做法事的嗎？還能管這種事？」

「做法事は兼職，這種事才是正職。」

岳空陽不禁打量一下宋新武。雖然高人都是深藏不露的，但他從這男人身上真是一點可靠的感覺都找不到，反而越看越像騙子。

看他一臉猶豫不決的樣子，宋新武覺得也差不多了，從口袋裡掏出一張名片塞到岳空陽手裡，笑得很燦爛。「閒話不多說，你要是想通了就打電話給我，獵人事務所竭誠為您服務。」說完還幫他把手指闔上。

岳空陽低頭看了一眼自己被對方握住的手，這時宋新武稍稍湊近他一點，低聲說：「相信我，這事雖然還有別人能幫你，但你目前遇到的卻只有我一個。」

片刻之後，岳空陽看了看手裡的名片，又抬頭看已經走出十幾公尺遠的傢伙，這時宋新武突然轉過身笑著朝他揮了揮手，歡喜得很。

皺起眉，岳空陽轉過身往路邊的垃圾桶走去，剛要把名片扔掉，卻在最後一秒停下來……一番掙扎躊躇之後，還是把名片收進口袋裡。

正午時分，公司裡的員工大都去吃飯，整個辦公區空盪盪的，異常安靜。

總經理辦公室裡，岳空陽坐在辦公桌前，一手撐著下巴，看著手裡的名片反覆思考。

雖然他並不相信宋新武，但現在除了那個男人也沒有人會相信他。昨晚的事，恐怕說給誰聽誰都不會相信，更別說去報警，他一點證據都沒有。

想到昨晚那個女人在他身上又舔又摸的，岳空陽覺得以後自己對口水都要有陰影了。想來想去，即便宋新武再「面目可憎」也比那個女人正常，而且他不得不承認對方說的沒錯，現在他遇到的、能幫他的人也只有他了，就算再去找一個法師，道士也不一定會比眼前這個可信。

打定主意，岳空陽拿起電話打了名片上的號碼。

電話響沒幾下就有人接了。

「決定了？」電話那頭的人似乎早就料到他會找他，語氣帶著淡淡的笑意，但不讓人討厭，至少沒有那種小人得志的感覺。

岳空陽吁了口氣，有點自暴自棄地說了一句，「五點之前到公司來找我。」

結果，掛了電話，他還有點糾結自己做的到底對不對的時候，宋新武就推門進來了，還大刺刺地朝他招手。

「櫃檯沒人，我就直接進來了。」

岳空陽看著他一愣。這也太快了，不到五分鐘……

「我知道你肯定會找我，把名片給你之後，我去逛了下街，吃了頓飯，然後就直接過來了。」宋新武笑著指了指外面，「你打電話給我的時候，我就在你公司門外。」

這下岳空陽徹底無言了，甚至有種「一切可能都是這傢伙安排好的」的感覺。

Crescent